

詩 品

南朝梁·鍾嶸

氣之動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搖蕩性情，行諸舞詠。照燭三才，暉麗萬有，靈祇待之以致饗，幽微藉之以昭告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詩。昔《南風》之詞，《卿雲》之頌，厥義夙矣。夏歌曰：〔鬱陶乎予心。〕楚謠曰：〔名予曰正則。〕雖詩體未全，然是五言之濫觴也。逮漢李陵，始著五言之目矣。古詩眇邈，人世難詳，推其文體，固是炎漢之制，非衰周之倡也。自王、揚、枚、馬之徒，詞賦競爽，而吟詠靡聞。從李都尉迄班婕妤，將百年間，有婦人焉，一人而已。詩人之風，頓已缺喪。東京二百載中，惟有班固《詠史》，質木無文。降及建安，曹公父子篤好斯文，平原兄弟鬱為文棟，劉楨、王粲為其羽翼。次有攀龍托鳳，自致於屬車者，蓋將百計。彬彬之盛，大備於時矣。爾後陵遲衰微，迄於有晉。太康中，三張、二陸、兩潘、一左，勃爾復興，踵武前王，風流未沫，亦文章之中興也。永嘉時，貴黃、老，稍尚虛談。於時篇什，理過其辭，淡乎寡味。爰及江表，微波尚傳，孫綽、許詢、桓、庾諸公詩，皆平典似《道德論》，建安風力盡矣。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，變創其體。劉越石仗清剛之氣，贊成厥美。然彼眾我寡，未能動俗。逮義熙中，謝益壽斐然繼作。元嘉中，有謝靈運，才高詞盛，富豔難蹤，固已含跨劉、郭、陵、轢潘、左。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，公幹、仲宣為輔。陸機為太康之英，安仁、景陽為輔。謝客為元嘉之雄，顏延年為輔。斯皆五言之冠冕，文詞之命世也。夫四言，文約意廣，取效《風》、《騷》，便可多得。每苦文繁而意少，故世罕習焉。五言居文詞之要，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，故云會於流俗。豈不以指事造形，窮情寫物，最為詳切者耶？

故詩有三義焉：一曰興，二曰比，三曰賦。文已盡而意有餘，興也；因物喻志，比也；直書其事，寓言寫物，賦也。宏斯三義，酌而用之，干之以風力，潤之以丹彩，使味之者無極，聞之者動心，是詩之至也。若專用比興，患在意深，意深則詞躓。若但用賦體，患在意浮，意浮則文散，嬉成流移，文無止泊，有蕪漫之累矣。若乃春風春鳥，秋月秋蟬，夏雲暑雨，冬月祁寒，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。嘉會寄詩以親，離群託詩以怨。至於楚臣去境，漢妾辭宮；或骨橫朔野，或魂逐飛蓬；或負戈外戍，殺氣雄邊；塞客衣單，孀閨淚盡；或士有解佩出朝，一去忘返；女有揚蛾入寵，再盼傾國。凡斯種種，感蕩心靈，非陳詩何以展其義；非長歌何以騁其情？故曰：〔《詩》可以群，可以怨。〕使窮賤易安，幽居靡悶，莫尚於詩矣。故詞人作者，罔不愛好。今之士俗，斯風熾矣。纔能勝衣，甫就小學，必甘心而馳驚焉。於是庸音雜體，人各為容。至使膏腴子弟，恥文不逮，終朝點綴，分夜呻吟。獨觀謂為警策，眾睹終淪平鈍。次有輕薄之徒，笑曹、劉為古拙，謂鮑照羲皇上人，謝朓今古獨步。而師鮑照終不及〔日中市朝滿〕，學謝朓劣得

〔黃鳥度青枝〕。徒自棄於高明，無涉於文流矣。觀王公縉紳之士，每博論之餘，何嘗不以詩為口實。隨其嗜欲，商榷不同，淄、澠並泛，朱紫相奪，喧議競起，準的無依。近彭城劉士章，俊賞之士，疾其淆亂，欲為當世詩品，口陳標榜。其文未遂感而作焉。昔九品論人，《七略》裁士，校以貴實，誠多未值。至若詩之為技，較爾可知。以類推之，殆均博弈。方今皇帝，資生知之上才，體沈鬱之幽思，文麗日月，賞究天人。昔在貴游，已為稱首。況八紘既奄風靡雲蒸，抱玉者聯肩，握珠者踵武。以瞰漢、魏而不顧，吞晉、宋於胸中。諒非農歌輟議，敢致流別。嶸之今錄，庶周旋於閭里，均之於談笑耳。

一品之中，略以世代為先後，不以優劣為詮次。又其人既往，其文克定。今所寓言，不錄存者。夫屬詞比事，乃為通談。若乃經國文符，應資博古，撰德駁奏。宜窮往烈。至乎吟詠情性，亦何貴於用事？〔思君如流水〕，既是即目。〔高臺多悲風〕，亦惟所見。〔清晨登隴首〕，羌無故實。〔明月照積雪〕，詎出經史。觀古今勝語，多非補假，皆由直尋。顏延、謝莊，尤為繁密，於時化之。故大明、泰始中，文章殆同書抄。近任昉、王元長等，詞不貴奇，競須新事，爾來作者，寢以成俗。遂乃句無虛語，語無虛字，拘攣補衲，蠹文已甚。但自然英旨，罕值其人。詞既失高，則宜加事義。雖謝天才，且表學問，亦一理乎！陸機《文賦》通而無貶；李充《翰林》，疏而不切；王微《鴻寶》，密而無裁；顏延論文，精而難曉；摯虞《文志》詳而博瞻，頗曰知言；觀斯數家，皆就談文體，而不顯優劣。至於謝客集詩，逢詩輒取；張鷟《文士》，逢文即書；諸英志錄，並義在文，曾無品第。嶸今所錄，止乎五言。雖然，網羅今古，詞文殆集。輕欲辨彰清濁，掩摭病利，凡百二十人。預此宗流者，便稱才子。至斯三品升降，差非定制，方申變裁，請寄知者爾。

昔曹、劉殆文章之聖，陸、謝為體貳之才，銳精研思，千百年中，而不聞宮商之辨，四聲之論。或謂前達偶然不見，豈其然乎？嘗試言之，古曰詩頌，皆被之金竹，故非調五音，無以諧會。若〔置酒高堂上〕、〔明月照高樓〕，為韻之首。故三祖之詞，文或不工，而韻入歌唱，此重音韻之義也，與世之言宮商異矣。今既不被管絃，亦何取於聲律邪？齊有王元長者，嘗謂余云：〔宮商與二儀俱生，自古詞人不知之。唯顏憲子乃云『律呂音調』，而其實大謬。唯見范曄、謝莊頗識之耳。嘗欲進《知音論》，未就。〕王元長創其首謝、沈約揚其波。三賢或貴公子孫，幼有文辯，於是士流景慕，務為精密。襞積細微，專相凌架。故使文多拘忌，傷其真美。余謂文制本須諷讀，不可蹇礙，但令清濁通流，口吻調利，斯為足矣。至平上去入，則余病未能；蜂腰、鶴膝，閭里已具。陳思贈弟，仲宣《七哀》，公幹思友，阮籍《詠懷》，子卿〔雙鳧〕，叔夜〔雙鸞〕，茂先寒夕，平叔衣單，安仁倦暑，景陽苦雨，靈運《鄴中》，士衡《擬古》，越石感亂，景純詠仙，王微風月，謝客山泉，叔源離宴，鮑照戍邊，太沖《詠史》，顏延入洛，陶公詠貧之制，惠連《擣衣》之作，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。所以謂篇章之珠澤，文采之

鄧林。

詩品 卷上

古詩

其體源出於《國風》。陸機所擬十四首，文溫以麗，意悲而遠，驚心動魄，可謂幾乎一字千金！其外〔去者日以疏〕四十五首，雖多哀怨，頗為總雜。舊疑是建安中曹、王所制。〔客從遠方來〕、〔橘柚垂華實〕，亦為驚絕矣！人代冥滅，而清音獨遠，悲夫！

漢都尉李陵

其源出於《楚辭》。文多悽愴，怨者之流。陵，名家子，有殊才，生命不諧，聲頹身喪。使陵不遭辛苦，其文亦何能至此！

漢婕妤班姬

其源出於李陵。《團扇》短章，詞旨清捷，怨深文綺，得匹婦之致。侏儒一節，可以知其工矣！

魏陳思王植

其源出於《國風》。骨氣奇高，詞采華茂，情兼雅怨，體被文質，粲溢今古，卓爾不群。嗟乎！陳思之於文章也，譬人倫之有周、孔，鱗羽之有龍鳳，音樂之有琴笙，女工之有黼黻。俾爾懷鉛吮墨者，抱篇章而景慕，映餘暉以自燭。故孔氏之門如用詩，則公幹升堂，思王入室，景陽、潘、陸，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。

魏文學劉楨

其源出於《古詩》。仗氣愛奇，動多振絕。真骨凌霜，高風跨俗。但氣過其文，雕潤恨少。然自陳思已下，楨稱獨步。

魏侍中王粲

其源出於李陵。發愀愴之詞，文秀而質羸。在曹、劉間，別構一體。方陳思不足，比魏文有餘。

晉步兵阮籍

其源出於《小雅》。無雕蟲之功。而《詠懷》之作，可以陶性靈，發幽思。言在耳目之內，情寄八荒之表。洋洋乎會於《風》、《雅》，使人忘其鄙近，自致遠大，頗多感慨之詞。厥旨淵放，歸趣難求。顏延年注解，怯言其志。

晉平原相陸機

其源出於陳思。才高詞贍，舉體華美。氣少於公幹，文劣於仲宣。尚規矩，不貴

綺錯，有傷直致之奇。然其咀嚼英華，厭飫膏澤，文章之淵泉也。張公歎其大才，信矣！

晉黃門郎潘岳

其源出於仲宣。《翰林》嘆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，衣服之有綃縠，猶淺於陸機。謝混云：「潘詩爛若舒錦，無處不佳，陸文如披沙簡金，往往見寶。」嶸謂益壽輕華，故以潘為勝；《翰林》篤論，故歎陸為深。余常言陸才如海，潘才如江。

晉黃門郎張協

其源出於王粲。文體華淨，少病累。又巧構形似之言，雄於潘岳，靡於太仲。風流調達，實曠代之高手。調采蔥菁，音韻鏗鏘，使人味之亶亶不倦。

晉記室左思

其源出於公幹。文典以怨，頗為精切，得諷諭之致。雖野於陸機，而深於潘岳。謝康樂嘗言：「左太冲詩，潘安仁詩，古今難比。」

宋臨川太守謝靈運

其源出於陳思，雜有景陽之體。故尚巧似，而逸蕩過之，頗以繁蕪為累。嶸謂若人興多才高，寓目輒書，內無乏思，外無遺物，其繁富宜哉！然名章迴句，處處間起；麗典新聲，絡繹奔會。譬猶青松之拔灌木，白玉之映塵沙，未足貶其高潔也。初，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，是夕，即靈運生於會稽。旬日，而謝玄亡。其家以子孫難得，送靈運於杜治養之。十五方還都，故名「客兒」。

詩品 卷中

漢上計秦嘉妻徐淑

夫妻事既可傷，文亦悽怨。為五言者，不過數家，而婦人居二。徐淑敘別之作，亞於《團扇》矣。

魏文帝

其源出於李陵，頗有仲宣之體。則所計百許篇，率皆鄙質如偶語。惟「西北有浮雲」十餘首，殊美贍可玩，始見其工矣。不然，何以銓衡群彥，對揚厥弟者邪？

晉中散嵇康

頗似魏文。過為峻切，訐直露才，傷淵雅之致。然託喻清遠，良有鑿裁，亦未失高流矣。

晉司空張華

其源出於王粲。其體華艷，興託不奇，巧用文字，務為妍冶。雖名高曩代，而疏亮之士，猶恨其兒女情多，風雲氣少。謝康樂云：「張公雖復千篇，猶一體耳。」今置之中品疑弱，處之下科恨少，在季、孟之間矣。

魏尚書何晏、晉馮翊守孫楚、晉著作王讚、晉司徒掾張翰、晉中書令潘尼平叔鴻鵠之篇，風規見矣。子荆零雨之外，正長朔風之後，雖有累札，良亦無聞。季鷹黃華之唱，正叔綠之章，雖不具美，而文采高麗，並得虬龍片甲，鳳凰一毛。事同駁聖，宜居中品。

魏侍中應璩

祖襲魏文。善為古語，指事殷勤，雅意深篤，得詩人激刺之旨。至於「濟濟今日所」，華靡可諷味焉。

晉清河守陸雲、晉侍中石崇、晉襄城太守曹摅、晉朗陵公何劭清河之方平原，殆如陳思之匹白馬。於其哲昆，故稱二陸。季倫、顏遠，並有英篇。篤而論之，朗陵為最。

晉太尉劉琨、晉中郎盧諶

其源出於王粲。善為悽戾之詞，自有清拔之氣。琨既體良才，又罹厄運，故善敘喪亂，多感恨之詞。中郎仰之，微不逮者矣。

晉弘農太守郭璞

憲章潘岳，文體相輝，彪炳可玩。始變永嘉平淡之體，故稱中興第一。《翰林》以為詩首。但《遊仙》之作，詞多慷慨，乖遠玄宗。而云：「奈何虎豹姿。」又云：「戢翼棲榛梗。」乃是坎壈詠懷，非列仙之趣也。

晉吏部郎袁宏

彥伯《詠史》，雖文體未遒，而鮮明緊健，去凡俗遠矣。

晉處士郭泰機、晉常侍顧愷之、宋謝世基、宋參軍顧邁、宋參軍戴凱泰機寒女之制，孤怨宜恨。長康能以二韻答四首之美。世基橫海，顧邁鴻飛。戴凱人實貧羸，而才章富健。觀此五子，文雖不多，氣調警拔，吾許其進，則鮑照、江淹未足逮止。越居中品，僉曰宜哉。

宋徵士陶潛

其源出於應璩，又協左思風力。文體省淨，殆無長語。篤意真古，辭興婉愜。每觀其文，想其人德。世歎其質直。至如「懼言醉春酒」、「日暮天無雲」，風華清靡，豈直為田家語邪？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。

宋光祿大夫顏延之

其源出於陸機。尚巧似。體裁綺密，情喻淵深，動無虛散，一句一字，皆致意焉。又喜用古事，彌見拘束，雖乖秀逸，是經綸文雅才。雅才減若人，則蹈於困躓矣。湯惠休曰：「謝詩如芙蓉出水，顏如錯彩鏤金。」顏終身病之。

宋豫章太守謝瞻、宋僕射謝混、宋太尉袁淑、宋征君王微、宋征虜將軍王僧達其源出於張華。才力苦弱，故務其清淺，殊得風流媚趣。課其實錄，則豫章僕射，宜分庭抗禮。征君、太尉，可託乘後車。征虜卓卓，殆欲度驂騑前。

宋法曹參軍謝惠連

小謝才思富捷，恨其蘭玉夙凋，故長轡未騁。《秋懷》、《擣衣》之作，雖復靈運銳思，亦何以加焉。又工為綺麗歌謠，風人第一。《謝氏家錄》云：「康樂每對惠連，輒得佳語。後在永嘉西堂，思詩竟日不就。寤寐間忽見惠連，即成『池塘生春草』。故嘗云：『此語有神助，非吾語也。』」

宋參軍鮑照

其源出於二張，善制形狀寫物之詞，得景陽之諷詭，含茂先之靡曼。骨節強於謝混，驅邁疾於顏延。總四家而擅美，跨兩代而孤出。嗟其才秀人微，故取湮當代。然貴尚巧似，不避危仄，頗傷清雅之調。故言險俗者，多以附照。

齊吏部謝朓

其源出於謝混，微傷細密，頗在不倫。一章之中，自有玉石，然奇章秀句，往往警適，足使叔源失步，明遠變色。善自發詩端，而末篇多躓，此意銳而才弱也，至為後進士子之所嗟慕。朓極與余論詩，感激頓挫過其文。

齊光祿江淹

文通詩體總雜，善於摹擬，筋力於王微，成就於謝朓。初，淹罷宣城郡，遂宿冶亭，夢一美丈夫，自稱郭璞，謂淹曰：「我有筆在卿處多年矣，可以見還。」淹探懷中，得五色筆以授之。爾後為詩，不復成語，故世傳江淹才盡。

梁衛將軍范雲、梁中書郎邱遲

范詩清便宛轉，如流風迴雪。邱詩點綴映媚，似落花依草。故當淺於江淹，而秀於任昉。

梁太常任昉

彥昇少年為詩不工，故世稱沈詩任筆，昉深恨之。晚節愛好既篤，文亦適變。善銓事理，拓體淵雅，得國士之風，故擢居中品。但昉既博物，動輒用事，所以詩

不得奇。少年士子，效其如此，弊矣。

梁左光祿沈約

觀休文眾制，五言最優。詳其文體，察其餘論，固知憲章鮑明遠也。所以不閑於經綸，而長於清怨。永明相王愛文，王元長等皆宗附之。約於時謝朓未適，江淹才盡，范雲名級故微，故約稱獨步。雖文不至其工麗，亦一時之選也。見重閭里，誦詠成音。嶸調約所著既多，今翦除淫雜，收其精要，允為中品之第矣。故當詞密於范，意淺於江也。

詩品 卷下

漢令史班固、漢孝廉鄴炎、漢上計趙壹

孟堅才流，而老於掌故。觀其《詠史》，有感歎之詞。文勝託詠靈芝，懷寄不淺。元叔散憤蘭蕙，指斥囊錢。苦言切句，良亦勤矣。斯人也，而有斯困，悲夫！

魏武帝、魏明帝

曹公古直，甚有悲涼之句。叡不如丕，亦稱三祖。

魏白馬王彪、魏文學徐幹

白馬與陳思答贈，偉長與公幹往復，雖曰〔以筵叩鐘〕，亦能閑雅矣。

魏倉曹屬阮瑀、晉頓邱太守歐陽建、晉文學應璩、晉中書令嵇含、晉河南太守阮侃、晉侍中嵇紹、晉黃門棗據

元瑜、堅石七君詩，並平典，不失古體。大檢似，而二嵇微優矣。

晉中書張載、晉司隸傅玄、晉太僕傅咸、晉侍中繆襲、晉散騎常侍夏侯湛

孟陽詩，乃遠慚厥弟，而近超兩傅。長、虞父子，繁富可嘉。孝沖雖曰後進，見重安仁。熙伯《挽歌》，唯以造哀爾。

晉驃騎王濟、晉征南將軍杜預、晉廷尉孫綽、晉徵士許詢

永嘉以來，清虛在俗。王武子輩詩，貴道家之言。爰泊江表，玄風尚備。真長、仲祖、桓、庾諸公猶相襲。世稱孫、許，彌善恬淡之詞。

晉徵士戴逵、晉東陽太守殷仲文

安道詩雖嫩弱，有清上之句，裁長補短，袁彥伯之亞乎？逵子顥，亦有一時之譽。晉、宋之際，殆無詩乎！義熙中，以謝益壽、殷仲文為華綺之冠，殷不競矣。

宋尚書令傅亮

季友文，余常忽而不察。今沈特進撰詩，載其數首，亦復平美。

宋記室何長瑜羊曜璠、宋詹事范曄

才難，信矣！以康樂與羊、何若此，而二人文辭，殆不足奇。乃不稱其才，亦為鮮舉矣。

宋孝武帝、宋南平王鑠、宋建平王宏

孝武詩，雕文織綵，過為精密，為二藩希慕，見稱輕巧矣。

宋光祿謝莊

希逸詩，氣候清雅，不逮於范、袁。然興屬閒長，良無鄙促也。

宋御史蘇寶生、宋中書令史陵修之、宋典祠令任曇緒、宋越騎戴興

蘇、陵、任、戴，並著篇章，亦為搢紳之所嗟詠。人非文才是愈，甚可嘉焉。

宋監典事區惠恭

惠恭本胡人，為顏師伯幹。顏為詩筆，輒偷定之。後造《獨樂賦》，語侵給主，被斥。及大將軍修北第，差充作長。時謝惠連兼記室參軍，惠恭時往共安陵嘲調。未作《雙枕詩》以示謝。謝曰：「君誠能，恐人未重。且可以為謝法曹造。」遺大將軍。見之賞歎，以錦二端賜謝。謝辭曰：「此詩，公作長所制，請以錦賜之。」

齊惠休上人、齊道猷上人、齊釋寶月 惠休淫靡，情過其才。世遂匹之鮑照，恐商、周矣。羊曜璠云：「是顏公忌照之文，故立休、鮑之論。」庾、帛二胡，亦有清句。《行路難》是東陽柴廓所造。寶月嘗憩其家，會廓亡，因竊而有之。廓子賚手本出都，欲訟此事，乃厚賂止之。

齊高帝、齊征北將軍張永、齊太尉王文憲齊高帝詩，詞藻意深，無所云少。張景雲雖謝文體，頗有古意。至如王師文憲，既經國圖遠，或忽是雕蟲。

齊黃門謝超宗、齊潯陽太守丘靈鞠、齊給事郎劉祥、齊司徒長史檀超、齊正員郎鍾憲、齊諸暨令顏則、齊秀才顧則心檀、謝七君，並祖襲顏延，欣欣不倦，得士大夫之雅致乎！余從祖正員嘗云：「大明、泰始中，鮑、休美文，殊已動俗，惟此諸人，傳顏、陸體。用固執不移，顏諸暨最荷家聲。」

齊參軍毛伯成、齊朝請吳邁遠、齊朝請許瑤之

伯成文不全佳，亦多惆悵。吳善於風人答贈。許長於短句詠物。湯休謂遠云：「我詩可為汝詩父。」以訪謝光祿，云：「不然爾，湯可為庶兄。」

齊鮑令暉、齊韓蘭英

令暉歌詩，往往斷絕清巧，擬古尤勝，唯百願淫矣。照嘗答孝武云：〔臣妹才自亞於左芬，臣才不及太沖爾。〕蘭英綺密，甚有名篇。又善談笑，齊武謂韓云：〔借使二媛生於上葉，則玉階之賦，紈素之辭，未詎多也。〕

齊司徒長史張融、齊詹事孔稚珪

思光紆緩誕放，縱有乖文體，然亦捷疾豐饒，差不局促。德璋生於封谿，而文為雕飾，青於藍矣。

齊寧朔將軍王融、齊中庶子劉繪

元長、士章，並有盛才。詞美英淨，至於五言之作，幾乎尺有所短。譬應變將略，非武侯所長，未足以貶臥龍。

齊僕射江祐

詩猗猗清潤，弟祀明靡可懷。

齊記室王巾、齊綏遠太守卞彬、齊端溪令卞錄

王巾、二卞詩，並愛奇嶄絕。慕袁彥伯之風。雖不宏綽，而文體勦淨，去平美遠矣。

齊諸暨令袁嘏

嘏詩平平耳，多自謂能。嘗語徐太尉云：〔我詩有生氣，須人捉著。不爾，便飛去。〕

齊雍州刺史張欣泰、梁中書郎范縝

欣泰、子真，並希古勝文，鄙薄俗制，賞心流亮，不失雅宗。

梁秀才陸厥

觀厥文緯，具識丈夫之情狀。自制未優，非言之失也。

梁常侍虞羲、梁建陽令江洪

子陽詩奇句清拔，謝朓常嗟頌之。洪雖無多，亦能自迴出。

梁步兵鮑行卿、梁晉陵令孫察

行卿少年，甚擅風謠之美。察最幽微，而感賞至到耳。

全集字數：7.086 字